

## 秋意浓

◎赵大民(河南鲁山)

过了农历八月十五,秋意就更浓了,天也凉了许多,秋雨下个不停。

我在读一本书,是贾平凹先生的《河山传》,就是这时,在深圳的永乐君把我拉进了鲁山三高“恰逢98年”校友群,还给我发了不少信息,希望我能回去参加联谊活动,“我每天看着那么多老师和同学假期里也不休息,为这事儿忙碌,我就着急哩很,真想飞回去,只是身体不老得劲”。我问他几次,他才说得了急性肾结石。“身体健康第一,别着急,慢慢调治调治就中了。”我安慰着他时,他还在说:“得的真不是时候!”我本来还要说一些话给他,却没有说出口,多少话也抚慰不了他想回来又回不来的心。

侯新发老师加了我的微信,并邀

我也回去看看,他还把我的几篇拙文发到了校友群里。我那时为学校写的文章中,自然有侯老师的名字。他们那一批年轻的老师,皆优秀,且都有自己好听又易记的大名,而侯老师的名字似乎更好记一点儿,他是体育老师,功夫强不说,人又活泼幽默,与学生们打成了一片。“侯老师就是我们的‘猴哥’。”我听了,就笑了,十五六岁的少年对老师的爱,自有自己的表达方式。

后来,李松涛老师的微信也加上了。在校时,我与他是“邻居”,毕业于河南大学的他,温文尔雅,话不多,却温暖……

那时,我从这些年轻老师的身上,学到了许多书上学不到的知识,自然心存感激。

我的楼下住的都是学校聘请来的老先生们,我时常与胡宗学、翟登松、李绪岑、李国健、张福庆、司金印、姚廷西等先生们说说话。来自宝丰的胡宗学老师给我讲了他背着老娘到河南大

学上学,还有他这个学历史的常常跑到医学院听课,竟通了医术,以及他在南阳遇到爱情的故事;司金印老师在张良高中教过学,与我就更近一点儿,他的屋里总是熬着中药,苦涩的味道冲鼻,“我跟牛一样,整天吃这些药草,越吃越有劲儿。”他说了,就哈哈地大笑。其实,他知道自己的胃病很重了,却依然坚持着教学……

这些退而不休的老师,心里还装着学生们,张福庆老师说:“这是学校招来的第一批孩子,我们都老了,心有余力不足了,但能陪他们走多久就走多久……”他的外号是“张具体”,他没有教课,可他把家就安在了学校。

侯新发老师将拙文推介后,就有一些老师和同学去关注了,一位叫徐若冰的同学还赞赏了不少,特地给我留言说是“98届的学生”。那时候,我在校并没有教课,甚至可以说我并不是他们的老师,我只是做一些学校的宣传、图书管理、报刊征订等工作,而不少同学课余却喜欢来找我说话,他

们叫我“老师”时,我就说:“别叫我老师,我是把你们当弟弟一样看待的。”

后来,我离开了学校,还时不时收到一些同学的信。

20多年后,我又回到了学校。那位漂亮文静的女老师,带我们到办公室刚坐下,就把茶水和果品端过来了,笑着说:“老师,请喝茶,请吃点东西。”我笑着说:“我可不敢称老师。”正说着,方老师的手就握过来了。他和爱人都是教语文的,都是湖北人,来校一二十年了,方老师的文章写得极好。一对异乡人却扎根于鲁山的教育事业,岂不令人敬重?

见到了老校长刘福朝先生,91岁的他,耳不聋,声如钟,我搀着他走了一段路,他说:“看到孩子们都好,心里可得劲。”先生爱了一辈子学生,高寿康健。

同学们皆近中年,回到了校园,却一下子成了少年,还要老师们再为他们上上课,端正地坐在讲台下,聚精会神听讲的时候,谁的心不激动呢?

## 秋天

◎曹李骁(河南南阳)

当第一片秋叶变黄,当第一场秋雨落下,秋,迈着轻盈的脚步,不动声色地穿过时光的缝隙,徐徐而来。

这样的日子里,我们一行数人,驱车百里,去参加同事爸爸的遗体告别仪式。

同事的爸爸,之前在老家当了十几年的村干部,利人为民,口碑极好。后来随子女在粤定居,操持家务,带大了孙子外孙,解除了儿女上班的后顾之忧。在溘然长逝的前一天,刚好收到了“光荣在党50年”的纪念章,也收到孙子被高校录取的通知书,这些荣誉和喜讯,也算是为他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同事在得知爸爸是癌症晚期的三个月内,一直强压心头的无助和悲伤,寸步不离地服侍着爸爸,但终究是回天无力。同事消瘦憔悴了太多,我们一一和她拥抱,表达着无言的悲伤。

和我们朝夕相处二十多年的同事,从貌美如花的少女时代,到现在白

发两鬓的人到中年,风风雨雨,彼此相知,我们每天一起工作,一起诉说生活的点点滴滴,或快乐,或忧伤。而再过几年,我们都要退休,来自不同省份的我们,就要各奔东西,也许,往后余生,就再也见不到彼此了。

仪式现场,那泪眼婆娑的面孔,那秋风吹起的一阵花香,那秋雨洒落的一地悲凉,使置身其中的我,任丝丝缕缕的情绪蔓延弥漫。

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生命到头终作古,繁华归尘身归土。每个人都来如风雨,去似微尘。

至爱亲朋,像风来了又走,使我们的心满了又空。相聚总不易,聚散终有时。面对世事,面对时间,总无能为力,虽今宵梦短,但思念情长。

活着的我们,要收集爱,撒播爱,当浮生如一梦,落笔欲归尘时,才能得到“生如夏花之灿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”的美评吧?



## 柴棍儿

◎李国献(河南舞钢)

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在故园的墙壁上看到一副父亲早年用过的柴棍儿绳。掸去厚厚的尘土,柴棍儿依旧光彩照人,弯弯的形体,像是父亲的腰,深深的磨痕,仿佛诉说着父亲的艰辛。

提起柴棍儿,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见到了。它是一根柯杈棍儿做成的小农具,有的地方也叫绳勒头,缀在绳子上,相互依托,谁也离不开谁。柴棍儿离开了绳子,就没有一点儿价值;绳子离开了柴棍儿,束捆力也大打折扣。所以,农家人的捆柴绳上大多带一个柴棍儿。捆柴草时把绳子摊在地上,柴草擦在绳子上,够捆了就把绳头从柴棍儿里穿过去,脚蹬着柴草,绳子挽在

手臂上使劲勒,绳子从柴棍儿里缓缓滑过,发出吱吱的叫声,直到勒不动了把绳子扭一下套在柴棍儿的尖头上,绳子的回拉力把绳头压得死死的,不会松动。解捆时猛拽一下绳头绳扣就开了,非常方便。

柴棍儿做工简单,取材也很方便,乡下人都能做,几乎家家都有,但选料有讲究,糠脆的木头绝对不行,桐木、椿木就做了柴棍儿。做柴棍儿的木头必须既柔软又瓷实,桑木和山杂木最好。有经验的人常到山里灌木丛中找柯杈棍儿做柴棍儿,灌木低矮多杈,生长缓慢,质地坚硬,做出的柴棍儿耐造。父亲挑选柯杈棍儿很挑剔,必须是三股杈的,这种造型才能做出好柴棍儿;柯杈棍儿不能过粗,也不能太细,粗了不容易捏弯,细了耐不住拉力;而且其中两根枝杈一定要粗细相当,这样做出来的柴棍儿才周正。按照这个标准就难找了,可遇不可求。所以遇到这种品相的柯

杈棍儿父亲绝不放过,弄回家后,在院子里生笼麦秸火把柯杈棍儿埋在里面,烧透了趁热一捏皮就掉了,很光滑。然后,把两根枝杈交叉在一起捏成弧形,用铁丝扎起来。根部和剩下的那根枝杈用镰刀削个尖头,柴棍儿就做好了。父亲把它挂在墙上,等到晒干了,定型了,添上一根长尾巴就大功告成了。

别小看这个不起眼的小工具,运送秸秆、上山打柴都离不开它。那时候,农家人一日三餐生火做饭用的都是土锅台,燃料就是秸秆。生产队的庄稼收完后留下的秸秆一根不留分给社员当柴烧,秸秆在百姓眼里与口粮一样金贵。农家妇女最怕锅底里冒不了烟,生产队分秸秆的消息总是第一时间从她们嘴里变成男人们的动力。每逢分秸秆,男人们便扛起扁担,扁担上挂着捆柴绳,哼着小曲,蹭着路沟里的浮土,到地里或场上找自己的名字。找到了,小柴棍儿就派上

了大用场,刺啦刺啦几下就捆好了。如果是短秸秆就“滴流挑”,扁担穿在绳子下,找两根硬实的细棍儿插到扁担眼里,撅着屁股硬着脖儿,费劲巴力站起来,扁担在肩上挪几下找到平衡,忽悠悠就担走了;如果是长秸秆就“扎挑”,扁担插进秸秆捆中,固定好后,先用肩膀扛起一头,再龇牙咧嘴把另一头拔起来,翘起几步,双脚便与尘土一起飞。

没有柴棍儿绳的人就麻烦了,自己水牛掉井里有劲使不上,请人帮忙,一人拽一个绳头,拔河似的使尽全身力气也捆不紧,走不了几步柴捆就得散。

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现在农村今非昔比了,家家户户用上了天然气,土锅台扒掉了,秸秆还田了,柴棍儿也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